

沙漠中的那棵皂荚树

王林强



透过飞机的舷窗俯瞰埃及,目之所及是有着七千多年灿烂文明的土地,敬畏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从中国到埃及,隔着两个大洲,隔着千山万水。在漫长历史的演化中,这两个身处不同大陆的文明古国,并没有如印度河流域文明、楼兰文明等耀眼夺目却“来去匆匆”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相反,作为沧海遗珠和千年文明古国的杰出代表,中埃两国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彼此守望、惺惺相惜。公元前300年,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建成伊始即收藏了包括汉字在内超过50万卷的世界文化典籍,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也记载了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使节曾前往亚历山大(黎轩)、开辟两千多年中埃交流史的实迹。宋元时代,中埃两国有了更为密切的文化交流。

历史之河奔流不息。从古丝绸之路直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文明的交流从未终止。就在这条纽带中,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展现风姿,宛若一颗明珠镶嵌在埃及东北部的沙漠上。

行前查资料得知,埃及96%的土地是沙漠,可耕种的农田只占全国总面积的4%,几乎全部集中在尼罗河沿岸和开罗以北2.5万平方公里的三角洲地区。

果不其然。从开罗机场到位于苏伊士省苏赫奈泉市的泰达合作区,我们穿越了120公里广袤荒凉的戈壁和沙漠。走一程是戈壁,再走一程还是戈壁。只见一个个裸露的戈壁起起伏伏,除了偶尔出现的几棵椰枣树,剩下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再后来,便是寸草不生的黄色直通天际。

思绪万千之际,视野中陡然出现了一块矗立在道路中央、白绿相间且刻有醒目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巨大石碑,就像大漠戈壁和沙漠绿洲的一道分界线。我的心情顿时兴奋不已。待车停稳,便疾步走入树荫掩映下的合作区,这里和沿途的景色有天壤之别:平坦宽阔的柏油路两侧耸立着巨大的棕榈树和椰枣树,在烈日炙烤下投下一片片难得的阴凉,一树树粉白相间的三角梅点缀着淡黄色的办公大楼、工厂厂房、酒店公寓、超市银行,大片大片茂密繁盛的草地上散坐着三三两两的人群……

来不及休息,我就急切地请工作人员开车深入合作区。一栋栋现代化标准厂房林立而起,一条条宽阔的园区大道纵横交错,一辆辆集装箱卡车穿梭往来,这一切都与合作区外的茫茫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座绿色产业示范新城俨然成型。

当车行驶到起步区和扩展区的交界处,一抬眼我就被一棵大树惊呆了,四周空无一物,就只有这么一抹绿色,带着一种傲然不屈的力量巍然屹立在这里。

走近这棵大树,不可思议的壮观景象映入眼帘,不禁令人肃然起敬。我和同事小刘啧啧惊叹,已不能用拔地而起之类的词来形容,她简直就是从沙漠里直直冒出,像一股涌动不息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直奔天际,枝蔓延展释放,四散却又挺拔无比,彰显着旺盛的生命力。

难以想象,在合作区内竟有这么一棵独特的古树。长期工作于此的小徐耐心细致地为我们讲述了这棵树的故事。

这棵古树名叫皂荚树,是在沙漠或贫瘠土地上生长的一种乔木。从种子到长成树需要很多年的时光。埃及苏伊士省是全世界极度干燥的地方之一,每年的降水量不足10毫米,这片土地上几乎都是岩石,只有少部分的砂土。地面长期干旱,相伴的多是炎热的烈日和猛烈的风沙,除了皂荚树之外,世界上少有植物能够忍受如此恶劣的环境。她的根系扎得很深,能够延伸到地下古老的河床下,汲取所需的生命之源。这棵皂荚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5年前泰达合作区建设之初,她就矗立在这里,像一位历经风雨、满身沧桑的老人,见证着、呵护着合作区的发展。

我仔细端详、凝视着这棵皂荚树,真是天雕地塑、岁月打磨的自然杰作,到哪里才能寻觅到具有如此顽强生命力的艺术品呢?我以手抚树,想要更真切地触摸她的体温,感受她的能量,用心体悟这个从沙漠中挣扎而出的生命奇迹。

我从小就对树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痴恋。我相信树与人类一样是懂感情的,也许树的感情比人类还要执着。一棵树的种子落到哪里,就会在那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昭示生命的葱郁蓬勃和坚不可摧。皂荚树的根、枝、叶、干就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一棵树就是一部站立着的历史,立于我面前的这棵树正在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这棵皂荚树钻出地面之后,分为两股粗壮的主干,不即不离,并行着一直向天空伸去。她的根扎得很深,要延伸到黑暗的地底,使自己根基牢固,这是她深扎根而挺其身的功力,也是她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她遒劲的老枝长

得很密,布满细小的圆刺,虽然只有筷子一般粗细,但却像一把张开的绿绒大伞,这是她抵抗酷热而不屈不挠的雄姿。她的叶子长得很茂,为减少水分的流失,叶子极小,呈细穗状,不是葱绿,而是灰绿,这是她笑迎烈日而昂首向上的笑容。她的枝干高大粗壮,浑身的树皮凹凸不平、左右扭曲,全都开裂了。如老人手臂上凸显的青筋、脸上深深的皱纹,是岁月的积累,更是时光的磨痕。我知道这是九蒸九晒,酷热难耐、千磨万难的结果,这是她灵魂的坚守和坚忍不拔的气度的彰显。

世间比人寿命更长,又与人相互依存活着的生命就只有树木了。皂荚树的根、枝、叶、干呈现出的形态,不就是精神、思想、文化、传承的含蓄表达吗?她高大的身躯在湛蓝的天空下摇曳生辉,俨然一幅沙漠绿洲的独特风景画。

那天从皂荚树旁离开时已是日暮时分,虽然汗流浃背酷暑难耐,但心境却清爽如风。

来之前,相关资料和照片看了很多,但是只有置身其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这座新城的魅力。那一晚,跟合作区的同事从这棵皂荚树谈到交流合作区的发展,直至凌晨破晓。同事十分骄傲和自豪地向我介绍了一串耀眼的数字。历经15年,合作区已成为中埃两国政府认定的埃及综合环境最优、投资密度最大、单位产出最高、中资企业聚集度最密的工业园区。迄今已吸引145家企业入驻,实际投资额超17亿美元,累计销售额超38亿美元,缴纳税费超2亿美元,直接解决就业超5000人,产业带动就业约5万人。虽已至深夜,但同事讲述这些成就时的激动之情,就和埃及的气温一样飙升。

万物平等,物竞天择。一颗种子掉落在地上,只要土壤、水分、阳光等各种因素都适宜,这颗种子就会有生的权利,也会有生存的能力,在天地的厚爱之下,这颗种子就会成长为大树。

沙漠中的这棵皂荚树,默默地记录着一切,而且远比我们的记忆悠长。她用自己宽窄不同的年轮、根深蒂固的根源、蓬勃茂盛的枝条、密集灰绿的叶子、苍老扭曲的树干,来表达她的坚韧与毅力、顽强与信念,记录下她所经历过的时光变迁。

造物必有缘,凡自然之物必是上天情有所寄,情有所系。这棵皂荚树的根、枝、叶、干呈现出的形态,不正反映了泰达合作区发展理念的落地扎根、产业聚集的密密匝匝、产业服务的郁郁葱葱、产业配套的苍翠挺拔吗?

是尼罗河水和黄河水共同浇灌了这棵皂荚树。

第一天没有看够,故而那一夜辗转反侧总想着这棵树,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不亮,我就再次拜见了她。肃穆而立,膜拜致礼,我以手抚树,以身抱树,以心贴树,又轻手轻脚,拿着特意带来的两桶水浇灌到皂荚树的根部。

浇完水后,我毫不犹豫地向她鞠了一躬。越看越感动,就又鞠了一躬。临走,回头,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我边走,边回头,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她。

希望并祈祷,根更深、枝更密、叶更茂、干更壮。

东西越来越多,这种感受才越来越强烈。

三十岁之前,喜欢和人讨论读书,后来慢慢地不再和人讨论关于读书的感受。因为发现周围很多人不读书,是那种真的不读,从来不摸书,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即使从来不读书,为人处世也很有章法,能言善道,历史典故娓娓道来,讲话言之有物妙语连珠。虽然他们不读书,但因为广泛接触方方面面各类人群,信息消化吸收能力强,从与人打交道、做事的过程中,学到了理论知识,融合阅历,形成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行过的万里路和阅过的无数人中,形成了有个人特色的智慧。看似不读书,其实他们是在用心阅世。

之所以感觉到书常读常新,就是因为阅历可以改变人对社会的认知,丰富了对生命的理解。而无论是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我们最终是要用自己的思想来解读世界和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人生,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阅世长松下,读书秋树根。”不高估读书的作用,也不低估读书的价值,喜欢就读,不喜欢读书就多做事,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历练自己,多和优秀的人打交道,让阅世和读书成为生命丰富的精神信源。

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读书不能让你挣钱谋生,不能让停摆的机器重新运行,但可以使人生变得充实。”身为肉体凡胎,能走的地方、能打交道的人总是有限,而阅读却是一场自由的精神旅行,可以更深刻地体验人世悲欢。

读懂了书的人,宁要痛苦,不要麻木。



满庭芳

第五一八三期

中国大戏院：“华北第一摩登剧场”

倪斯霆



津建一座现代化大戏院,并为此多方奔走筹集资金。20万元资金到位后,他又为选址奔忙,在看中梨栈大街以东与惠中饭店斜对面天增里旁一块五亩多的空地后,又颇费周折地找到土地主人、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出乎意料的是,他要买地,顾氏不卖,提出只能出租,且条件苛刻:每月租金800元,租期15年,期满戏院收回顾氏所有。深谙市场行情的孟少臣在经过反复算计后,慨然与其签了租约,顾氏遂委托中国垦业银行天津分行每月代收租金。

1934年戏院开工兴建,最初定名为“天津大戏院”,并在工地上立起广告牌,后听取周信芳等名家建议,改称“中国大戏院”。想不到两年后,当这座颇费周折的五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竣工开幕之际,却又连遭工部局发难。此时无奈的孟少臣只得任凭工部局将数百袋沙子用电梯运到楼顶

平台中央,在试压两周确认屋顶坚不可摧后,工部局准予开业。

1936年9月19日下午5时,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天津商会会长及法国领事等,均亲临其盛。开幕式由孟少臣夫人剪彩,孟少臣致开幕词,市政府秘书长代表张自忠致贺词,刘孟扬代表来宾讲话,最后由京剧老生翘楚马连良代表大戏院致答谢词。当晚的开幕式演出因尚小云已应南京大戏院之邀南下金陵,遂由马连良主演。然而当马正表演《挑灯加官》时,全场灯光突然熄灭,十分钟后方复明。后来得知,这是法国电灯房因没得到“好处”而临时“发坏”。

开幕初期的中国大戏院,除了稠密的戏曲演出外,还上演了西方舶来艺术话剧。据《大公报》1937年1月2日消息称,天津新成立的话剧团体东方旅行剧团,将于2月6日、7日、8日三天在新中央(即后来的滨江剧场)首演曹禺新剧《日出》。然而到了1月底,《大公报》再次刊登

消息称,东方旅行剧团的《日出》,改在2月2日于新落成的中国大戏院公演。这其中的原因是和曹禺介入有关。当时居津的曹禺得知《日出》将在津首演,便多次到东方旅行剧团指导排练。安排演出时,他提出要演就一定要安排在新开业的中国大戏院公演,并且说,“中国”有两千余座,如果票房不好,场地租金他来出。据说开演时曹禺亲自到后台“把场”,还给每个演员都带来一支大糖堆儿。结果首演大获成功,演员谢幕达10余次,而且随后还加演两场,场场爆满。

曹禺坚持《日出》在津首演放在中国大戏院,是有缘由的。当年的《日出》,有一首贯穿始终的《打夯歌》,歌词是曹禺原创,谱曲则是著名话剧演员石挥。两位天津艺术家的默契合作,使得这首夯歌津味十足。1985年在曹禺先生家,我曾问过歌词的来源,记得他不假思索地说:“惠中饭店经理孟少臣也是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写《日出》时天津正建中国大戏院,我在对过惠中饭店经常听工人们打夯时叫号,我就是根据他们的节奏写的夯歌,石挥的谱曲也很有天津特色。中国大戏院建成了,我的《日出》也写成了。”

在经历铁幕及试压的安保检验后,中国大戏院还经受了一次水泡考验。1939年8月19日下午,剧场内座无虚席,当侯喜瑞的《连环套》演出,章遏云、叶盛兰的《鸿鸾禧》刚开演之际,观众席突然大乱,人们争相退场。原来经年不遇的洪水已涌入津城,并迅速灌进剧场。孟少臣在指挥

天津的花鸟画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赋予美好的寓意,且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独具特色,风格鲜明,名家辈出。但长期以来,天津画坛一直被“京派”所掩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天津经济、文化、社会等事业的不断繁荣,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扎实推进的大好形势,世界对天津绘画艺术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天津画坛尤其是花鸟画异彩独放,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近些年备受世人关注。

该书以20世纪天津的花鸟画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研究12位20世纪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天津花鸟画家,详细

兴津派花鸟承中华文脉

——读《二十世纪天津花鸟画》

张英楠



填补了当前中国画学术研究的空白。

继而围绕“津派花鸟”这个主题,孟雷副教授撰写出《二十世纪天津花鸟画》一书,已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以超越个人的宏观历史眼光来把握艺术史的发展,建立一种可以展示天津百年花鸟画艺术发展历程的平台或框架。

回首百年的天津绘画史,不难发现天津的花鸟画所占比重最大,对于形成天津画坛鲜明的地域特色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天津绘画艺术的发展。纵观天津的花鸟画史,在经历了几次大的冲击和影响后,天津花鸟画的历史演变大致可归为这几个方面:第一,天津花鸟画传统文脉的延续;第二,西方文化对天津本土文化的冲击,促使天津花鸟画新风格的形成;第三,京津画家的互动交流,促进了天津花鸟画的发展;第四,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大发展,促进天津花鸟画史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书通过分享艺术家们感人的故事,欣赏悦目赏心的花鸟画来净化、养育读者的心灵,让艺术构建起灵魂觉醒的桥梁,从而唤醒生命意识和价值感,激发振兴天津花鸟画、传承中华传统文脉的信心。

两片紧挨着的硕大棕榈树叶,像兰花指一样绞来绞去,似乎要变魔术。忽然之间,一万棵树集体大幅度地摇摆起来,枝条交织在一起。叶子自乱阵脚,相互抽打着,有的脱离了树干,蝴蝶一样乱飞,追赶着飘向浑浊的天空。有的贴在窗玻璃上,呈绳索状、凳子状、奔跑状。

一棵树挺不住了,病人似的慢慢倒下,平躺在地面上,粗大的根须一半紧扒着地下,一半撅着。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时,是不是借助了台风?有台风连续地吹,人根本不用费力,只需轻轻一推。

一条街上大概一半的树都倒了,黑和绿拦住去路。站着的,像被刽子手砍了一刀,头颅掉下,雪白的茬口被雨水冲刷着,越冲越白。

无数的水从天而降。它们平时藏在哪里?空中没有缸,没有池塘。沉重的水说凑齐一下子凑齐了。雨水先是竖着落,密密麻麻,雾蒙蒙一片,让人心惊肉跳。慢慢地,倾斜成四十五度角,随后横起来。

横着飞的雨,违背了自然规律。它来,或许就是要打破规律,搅乱已经建设好的东西。又或者,台风自己有一个秩序在,只是与眼前的这个秩序完全不同,大破大立。

地上的水眼睁睁由薄变厚,像被追赶的虫子一样,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填满低处,再冲击高处。人行道上的野草前仰后合,它们旁边一定有个乐队,喝醉了酒,胡乱敲打节奏。野草也没有判断,完全跟着节奏走。

风在呼呼地吹。像擂鼓,像哭嚎,像惨叫,像炸裂,有时还像低声吟诵。如果没有声音,整个世界如同默片,恐怖归恐怖,还不至于达到巅峰。现在无数的声音弥漫在天地间。看不见的声音,找不到元凶。在虚空中东奔西走。它们鼓噪着耳膜,敲击着心脏。所有事物都在动,有的楼房轻轻摇晃,住在二十二楼的同学吓坏了。无休止的配音拉扯着这些“动”,向低处走,拦不住。

流浪的猫和狗跑到哪里去了?大自然很奇怪,太阳出来的时候,数不胜数的生物竞相盛开。风雨一来,都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平时偶尔从绿化带里蹿出来的耗子们肯定比人类敏感,它们通过大地的震颤感受到了危险,瘦小的身体能够一代一代繁衍到现在,抗击风险的能力比人类强。

街上空无一人。整个城市都提前做了预防,停工停业停课停市,公交车一辆都不见。外地的建筑工人们全部被安置到体育馆中暂歇。街上偶尔出现的身影让凭窗俯视的人吓一跳。他们是什么人?必须在场的服务行业人员,匆匆忙忙回家的路人,还是赶赴邀约的?这个时段,真是用生命去赴约。

台风来得迅疾,但有前兆,可预防。说过去,一天也就过去了。第二天,只剩些残风掀动路边的落叶,有气无力的样子。

王国华

沽上丛话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众人封堵无效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剧场内外尽成泽国。让人惊讶的是,数日后大水退去,在对剧场检修时发现,被洪水泡过的地基丝毫无损。也正因此,在1976年大地震后,中国大戏院成为天津第一批恢复营业的剧场之一。

坚不可摧的摩登建筑加上名角荟萃,中国大戏院自开幕之日起便好戏连台,生意火爆。值得一提的是,当剧院经营10余年后,眼看租期届满之时,天津已成解放区的天。从1934年签约到1949年天津新生,时光流转整整15年。中国大戏院非但没有回归顾维钧,反而成了新时期天津百姓的乐园。

(题图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小楼春秋》解说词:

中国大戏院的音响效果非常好,不用麦克风那么唱,坐在最后一排仍然声音很清晰。里边太平门非常宽,有四个。做过实验,如果在演出中突然出现意外事故,那么观众在三四分钟之内就可以全场撤离。有进口的冷气机,就是现在的空调,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到里边等于是享受,跟嘈杂闷热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节选,有改动)